

云居山方便开示（1955年）

虚云老和尚

乙未闰三月十一日开示

释迦如来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归摄在三藏十二部中。三藏者，经藏、律藏、论藏是也。三藏所诠，不外戒定慧三学。经诠定学，律诠戒学，论诠慧学。再约而言之，则因果二字，全把佛所说法包括无余了。因果二字，是一切圣凡，世间出世间，都逃不了的。因是因缘，果是果报。比如种谷，以一粒谷子为因，以日光风雨为缘，结实收获为果。若无因缘，决无结果也。一切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，其要在明因识果。明者了解义，识者明白义。凡夫畏果，菩萨畏因。凡夫只怕恶果，不知恶果起缘于恶因，平常任意胡为，以图一时快乐，不知乐是苦因；菩萨则不然，平常一举一动，谨身护持，戒慎于初，既无恶因，何来恶果？纵有恶果，都是久远前因，既属前因种下，则后果难逃，故感果之时，安然顺受，毫无畏缩，这就叫明因识果。例如古人安世高法师，累世修持，首一世为安息国太子，舍离五欲，出家修道，得宿命通，知前世欠人命债，其债主在中国。于是航海而来，到达洛阳，行至旷野无人之境，忽覩面来一少年，身佩钢刀，远见法师，即怒气冲冲，近前未发一言，即拔刀杀之。法师死后，灵魂仍至安息国投胎，又为太子。迨年长，又发心出家，依然有宿命通，知今世尚有命债未还，债主亦在洛阳。于是重来，至前生杀彼身命者家中借宿。饭罢，问主人曰：“汝认识我否？”答曰：“不识。”又告曰：“我即为汝于某月某日在某旷野中所杀之僧是也。”主人大惊，念此事无第三者能知，此僧必是鬼魂来索命，遂欲逃遁。僧曰：“勿惧，我非鬼也。”即告以故，谓“我明日当被人打死，偿夙生命债，故特来相求，请汝明日为我作证，传我遗嘱，说是我还他命债，请官不必治误杀者之罪。”说毕，各自安睡。次日，同至街坊，僧前行，见僧之前，有一乡人挑柴，正行之间，前头之柴忽然堕地，后头之柴随亦堕下，扁担向后打来，适中僧之脑袋，立即毙命。乡人被擒送官，讯后，拟定罪。主人见此事与僧昨夜所说相符，遂将僧遗言向官陈述。官闻言，相信因果不昧，遂赦乡人误杀之罪。其僧灵魂复至安息国，第三世又投胎为太子，再出家修行，即世高法师也。因此可知虽是圣贤，因果不昧，曾种恶因，必感恶果，若明此义，则日常生活逢顺逢逆，苦乐悲欢，一切境界，都有前因，不在境上妄生憎爱，自然能放得下，一心在道，什么无明贡高习气毛病，都无障碍，自易入道了。

闰三月十二日开示

古人为生死大事，寻师访友，不惮登山涉水，劳碌奔波。吾人从无始来，被妄想遮盖，尘劳缚着，迷失本来面目。比喻镜子，本来有光明，可以照天照地，但被尘垢污染埋没了，就不见原有光明。今想恢复原有光明，只要用一番洗刷磨刮工夫，其本有光明，自会显露出来。吾人心性亦复如是，上与诸佛无二无别，无欠无余，何以诸佛早已成佛，而你我现在还是生死苦海的凡夫呢？只因我们这心性，被妄想烦恼种种习气毛病所埋没，这心性虽然与佛无异，也不得受用。今你我既已出家，同为佛子，要想明心见性，返本还原的话，非下一番苦工夫不可。古人千辛万苦，参访善知识，即为要明己躬下事。现在已是末法，去圣时遥，佛法生疏，人多懈怠，所以生死不了。今既知自心与佛相同，就应该发长远心、坚固心、勇猛心、惭愧心，二六时中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朝如斯，夕如斯，努力办道，不要错过时光。

闰三月十三日开示

古人说：“若论成道本来易，欲除妄想真个难。”道者理也，理者心也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。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一切世出世间，若凡若圣，本来是空，何生死之有呢？故曰成道本来易。此心虽然妙明，但被种种妄想所盖覆，光明无由显现，而欲除此妄想就不容易了。妄想有二种：一者轻妄，二者粗妄；又有有漏妄想与无漏妄想之分。有漏者，感人天苦乐果报；无漏者，可成佛作祖，了脱生死，超出三界。粗妄想感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三途苦果，轻妄想就是营作种种善事，如念佛、参禅、诵经、持咒、礼拜、戒杀放生等等。粗妄想与十恶业相应，意起贪嗔痴，口作妄言、

绮语、恶口、两舌，身行杀、盗、淫，这是身口意所造十恶业。其中轻重程度，犹有分别，即上品十恶堕地狱，中品十恶堕恶鬼，下品十恶堕畜生。总而言之，不论轻妄粗妄，皆是吾人现前一念，而十法界都是这一念造成的，所谓一切唯心造也。若就本分来讲，吾人本地风光，原属一丝不挂，纤尘不染的。粗妄固不必言，即或稍有轻妄，亦是生死命根未断，现在既说除妄想，就要借重一句话头或一声佛号，作为敲门瓦子，以轻妄制伏粗妄，以毒攻毒，先将粗妄降伏，仅余轻妄，亦能与道相应，久久磨练，功纯行极，最后轻妄亦不可得了。我们个人都知道妄想不好，要断妄想，但又明知故犯，仍然打妄想，跟习气流转，遇着逆境，还是打无明，甚至好吃懒做，求名贪利，思淫欲等等妄想都打起来了。既明知妄想不好，却又放他不下，是什么理由呢？因为无始劫来，习气薰染浓厚，遂成习惯，如狗子喜欢吃粪相似，你虽给它好饮食，它闻到粪味仍然要吃粪的，这是习惯成性也。古来有一则公案，说明古人怎样直截断除妄想的。大梅山法常禅师，初参马祖，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祖曰：“即心是佛。”师大悟，遂往四明梅子真旧隐缚茅住静。祖闻师住山，乃令僧问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？师曰：“大师向我道，即心是佛，我便向这里住。”僧曰：“大师近日佛法又别。”师曰：“作么生？”曰：“又道非心非佛。”师曰：“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，任他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是佛。”其僧回举似马祖，祖曰：“梅子熟了！”古来祖师做为，如何直截了当，无非都是教人断除妄想。现在你我出家，行脚参学，都是因为生死未了，就要生大惭愧心，发大勇猛心，不随妄想习气境界转。“假使热铁轮，于我顶上旋，终不以此苦，退失菩提心。”菩提即觉，觉即是道，道即妙心。当知此心本来具足圆满，无稍欠缺，今须向自性中求，要自己肯发心。如自己不发心，就是释迦如来再出世，恐怕也不奈你何。在二六时中，莫分行住坐卧动静，一相本自如如，妄想不生，何患生死不了？若不如此，总是忙忙碌碌，从朝至暮，从生到死，空过光阴，虽说修行一世，终是劳而无功，腊月三十日到来，临渴掘井，措手不及，悔之晚矣。我说的虽是陈言，但望大家各自用心体会这陈言罢！

闰三月十四日开示

《楞严经》云：“若能转物，即同如来。”谓一切圣贤，能转万物，不被万物所转，随心所欲，处处真如。我辈凡夫，因为妄想所障，所以被万物所转，好似墙头上的草，东风吹来向西倒，西风吹来向东倒，自己不能做得主。有些人终日悠悠忽忽，疏散放逸，心不在道，虽做工夫，也是时有时无，断断续续，常在喜怒、哀乐、是非、烦恼中打圈子。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觉触，意知法，六根对六尘。没有觉照，随他青黄赤白，老少男女，乱转念头。对合意的，则生欢喜贪爱心；对逆意的，则生烦恼憎恶心，心里常起妄想。其轻妄想，还可以用来办道做好事，至若粗妄想，则有种种不正邪念，满肚秽浊，乌七八糟，这就不堪言说了，白云端禅师有颂曰：“若能转物即如来，春暖山花处处开。自有一双穷相手，不曾容易舞三台。”又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应如是降伏其心。”儒家亦有：“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”的说法。儒家发愤，尚能如此不被物转，我们佛子，怎好不痛念生死，如救头燃呢？应须放下身心，精进求道，于动用中磨炼考验自己，渐至此心不随物转，工夫就有把握了。做工夫不一定在静中，能在动中不动，才是真实工夫。明朝初年，湖南潭州有一黄铁匠，以打铁为生，人皆呼为黄打铁。那时正是朱洪武兴兵作战的时候，需要很多兵器，黄打铁奉命赶制兵器，日夜不休息。有一天，某僧经过他家，从之乞食，黄施饭，僧吃毕，谓曰：“今承布施，无以为报，有一言相赠。”黄请说之。僧曰：“你何不修行呢？”黄曰：“修行虽是好事，无奈我终日忙忙碌碌，怎能修呢？”僧曰：“有一念佛法门，虽在忙碌中还是一样修，你能打一锤铁，念一声佛，抽一下风箱，也念一声佛，长期如此，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日命终，必生西方极乐世界。”黄打铁遂依僧教，一面打铁，一面念佛，终日打铁，终日念佛，不觉疲劳，反觉轻安自在，日久功深，不念自念，渐有悟入，后将命终，预知时至，遍向亲友辞别，自言往生西方去也。到时把家务交代了，沐浴更衣，在铁炉边打铁数下，即说偈曰：“叮叮当当，久炼成钢，太平将近，我往西方。”泊然化去。当时异香满室，天乐鸣空，远近闻见，无不感化。我们现在也是整天忙个不休息，若能学黄打铁一样，在动用中努力，又何患生死之不了呢！我以前在云南鸡足山，剃度具行出家的事，说给大家听听。具行未出家时，吸烟喝酒，嗜好很多，一家八口，都在祝圣寺当小工。后来全家出家，他的嗜好全都断除了，虽然不识一字，但很用功，《早晚课诵》、《普门品》等，不数年全能背诵。终日种菜不休息，夜里拜佛拜经，不贪睡眠。在大众会下，别人欢喜他，他不理会；厌恶他，他也不理会。常替人缝衣服，缝一针，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针针不空过。后朝四大名山，阅八年，再回云南。是时我正在兴建云栖寺，他还是行苦行，常住大小事情都肯于，什么苦都愿意吃，大众都欢喜他。临命终时，将衣服什物变卖了，打斋供众，然后向大众告辞，一切料理好了。在四月时收了油菜籽，他将几把禾秆，于云南省云栖下院胜因寺后园，自焚化去。及被人发觉，他已往生去了。其身上衣袍钩环，虽皆成灰，还如平常一样没有

掉落，端坐火灰中，仍然手执木鱼引磬，见者都欢喜赞叹。他每天忙个不休息，并没有忘记修行，所以生死去来，这样自由。动用中修行，比静中修行，还易得力。

闰三月二十一日开示

古人修行，道德高上，感动天龙鬼神，自然拥护，因为道德是世上最尊贵的。所以说：“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钦。”鬼神和人，各有各的法界，各有所尊，何以诸天鬼神会尊敬人法界呢？本来灵明妙性，不分彼此，同归一体的，因为无明不觉，昧了真源，则有四圣六凡十法界之分。如果要从迷到悟，返本还原，则各法界的觉悟程度，亦各不相同，人法界中，有觉有不觉，知见有邪有正，诸天鬼神皆然。人法界在六凡中，超过其他五法界，因为六欲天耽爱女色，忘记修行；四禅天单耽禅味，忘其明悟真心之路；四空天则落偏空，忘正知见。修罗耽嗔，地狱、鬼、畜，苦不堪言，皆无正念，哪能修行。人道苦乐不等，但比他界则易觉悟，能明心见性，超凡入圣。诸天鬼神虽有神通，都尊重有道德的人，其神通福报大小不同，皆慕正道。元珪禅师在中岳庞坞住茅庵，曾为岳神授戒，如《景德传灯录》所载。一日有异人者，峨冠袿褶而至，从者极多，轻步徐徐，称谒大师。师睹其形貌，奇伟非常，乃谕之曰：“善来仁者，胡为而至？”彼曰：“师宁识我那？”师曰：“我观佛与众生等，吾一目之，岂分别那？”彼曰：“我此岳神也，能生死于人，师安得一目我哉？”师曰：“吾本不生，汝焉能死？吾视身与空等，视吾与汝等，汝能坏空及汝乎？苟能坏空及坏汝，吾则不生不灭也。汝尚不能如是，又焉能生死吾耶？”神稽首曰：“我亦聪明正直于余神，詎知师有广大之智辩乎？愿授以正戒，令我度也。”师曰：“汝既乞戒，即得戒也。所以者何，戒外无戒，又何戒哉？”神曰：“此理也，我闻茫昧，止求师戒我身为门弟子。”师即张座、秉炉、正几，曰：“付汝五戒，若能奉持，即应曰能；不能，即曰否。”神曰：“谨受教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淫乎？”曰：“亦娶也。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无罗欲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盗乎？”曰：“何乏我也，焉有盗取哉？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飧而福淫，不供而祸善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杀乎？”曰：“实司其柄，焉得不杀？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有滥误疑混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妄乎？”曰：“我正直，焉能有妄乎？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先后不合天心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遭酒败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如上是为佛戒也。”又言：“以有心奉持，而无心物执；以有心为物，而无心想身。能如是，则先天地生不为精，后天地死不为老，终日变化而不为动，毕尽寂默而不为休。悟此，则虽娶非妻也，虽飧非取也，虽柄非权也，虽作非故也，虽醉非昏也。若能无心于万物，则罗欲不为淫，福淫祸善不为盗，滥误疑混不为杀，先后违天不为妄，昏妄颠倒不为醉，是谓无心也。无心则无戒，无戒则无心，无佛无众生，无汝及无我。无汝孰为戒哉？”神曰：“我神通亚佛。”师曰：“汝神通十句，五能五不能；佛则十句，七能三不能。”神肃然避席跪启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师曰：“汝能戾上帝东天行而西七曜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夺地祇融五岳而结四海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师曰：“是谓五不能也。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，而不能灭定业；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，而不能化导无缘；佛能度无量有情，而不能尽众生界，是谓三不能也。定业亦不牢久，无缘亦谓一期，众生界本无增减。且无一人能主有法，有法无主，是谓无法，无法无主，是谓无心。如我解佛，亦无神通也，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尔。”神曰：“我诚浅昧，未闻空义，师所授戒，我当奉行。今愿报慈德，效我所能。”师曰：“吾观身无物，观法无常，块然更有何欲？”神曰：“师必命我为世间事，展我小神功，使已发心、初发心、未发心、不信心、必信心五等人，自我神踪知有佛、有神，有能、有不能，有自然、有非自然者。”师曰：“无为是，无为是。”神曰：“佛亦使神护法，师宁隳叛佛那？愿随意垂晦。”师不得已而言曰：“东岩寺之障，莽然无树，北岫有之，而背非屏拥，汝能移北树于东岭乎？”神曰：“已闻命矣，然昏夜间，必有喧动，愿师无骇。”即作礼辞去，师门送而且观之，见仪卫透迤，如王者之状，岚霭烟霞，纷纶间错，幢幡环佩，凌空隐没焉。其夕果有暴风吼雷，奔云震电，栋宇摇荡，宿鸟声喧。师谓众曰：“无怖，无怖，神与我契矣。”诘旦和霁，则北岩松栝，尽移东岭，森然行植。师谓其徒曰：“吾歿后无令外知，若为口实，人将妖我。”观此，岳神虽有神通，还不及有道德的人，这就是德重鬼神钦。没有道德的人，要被鬼神管辖，受其祸害。要有道德，就要明心见性，自然就会感动鬼神了。古来禅师大德，惊天动地，白鹿衔花，青猿献果，天魔外道，诸仙鬼神，都来归依。如真祖师归依观音，财神归依普贤，洞宾仙师归依黄龙，王灵官归依地藏，文昌归依释迦牟尼佛等等。所以宋朝仁宗皇帝的《赞僧赋》说：“夫世间最贵者，莫如舍俗出家。若得为僧，便受人天供养。作如来之弟子，为先圣之宗亲。出入于金门之下，行藏于宝殿之中。白鹿衔花，青猿献果。春听莺啼鸟语，妙乐天机；夏闻蝉噪高林，岂知炎热；秋睹清风明月，星灿光耀；冬观雪岭山川，蒲团暖坐；任他波涛浪起，振锡杖以腾空；假饶十大魔军，闻名而归正道。板响云堂赴供，钟鸣上殿讽经。殷殷如意，种种现成。生存为人天之师，末后定归

于圣果矣。偈曰：空王佛弟子，如来亲眷属。身穿百衲衣，口吃千钟粟。夜坐无畏床，朝睹弥陀佛。朕若得如此，千足与万足。”这篇赞文，我们要拿它来比照一下，看那一点与我们相应，那一点我们还做不到。如果每句话都与我相符，就能受鬼神尊重，假如“波涛浪起”，而不能“振锡杖以腾空”，无明一起，就闹到天翻地覆，那就惭愧极了。“十大魔军”在般般不如意，种种不现成处能降伏他，则五岳鬼神，天龙八部，都尊敬你了。

闰三月二十四日开示

这几天有几位同参道友，发心要把我说的话记录下来，我看这是无益之事。佛的经典，祖师的语录，其数无量，都没有人去读，把我这东扯西拉的话，流传出去，有什么用呢？佛教传入中国至今，流传经、律、论和注疏语录等典章为数不少，最早集成全藏，始于宋太祖开宝四年（971），命张从信往四川雇工开雕，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，凡历十三年而告成，号为蜀版《大藏经》，世称为北宋本，最为精工，惜久已散佚。此后宋朝续刻大藏经四次，最末一次，系理宗绍定四年（1231），于磻砂之延圣院开雕藏经，至元季方告成，世称为磻砂版。此藏见者尤少；惟陕西西安开元、卧龙两寺犹存孤本，尚称完璧。于是朱庆澜等发起影印，并于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，在上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，筹划款项，积极进行。先派人赴陕西点查册数，计共六千三百十卷，所残缺者仅一百余卷，以北京松坡图书馆所贮之宋思溪藏残本补之，不足，又托我将鼓山涌泉寺磻砂藏内《大般若经》、《涅槃经》和《宝积经》补足之。于是这埋没数百年之魂宝，遂又流通于全国矣。但本子和帐簿一样，翻阅不便，这是缺点。明代紫柏老人，发起刻方册佛经。嘉兴版方册经书流通后，阅者称便。最近杭州钱宽慧、秦宽福两人，看见僧人卖经书给老百姓做纸用，他们便发心，遇到这些经书就尽力购买，寄来云居。我山现有《磻砂藏》、《频伽藏》和这些方册经书，已经足够翻阅的了。本来一法通时法法通，不在乎多看经典的。看藏经，三年可以看完全藏，就种下了善根佛种。这样看藏经，是走马观花的看。若要有真实受用，就要读到烂熟，读到过背。以我的愚见，最好能专读一部《楞严经》，只要熟读正文，不必看注解。读到能背，便能以前文解后文，以后文解前文。此经由凡夫直到成佛，由无情到有情，山河大地，四圣六凡，修证迷悟，理事因果戒律，都详详细细的说尽了。所以熟读《楞严经》很有利益。凡当参学，要有三样好，第一要有一对好眼睛，第二要有一双好耳朵，第三要有一副好肚皮。好眼睛就是金刚正眼，凡见一切事物，能分是非，辨邪正，识好歹，别圣凡；好耳朵就是顺风耳，什么话一听到都知道他里面说的什么门堂；好肚皮就是和弥勒菩萨的布袋一样，一切好好丑丑所见所闻的，全都装进袋里，遇缘应机，化生办事，就把所见所闻的从袋里拿出来，作比较研究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就有所根据了。你我要大肚能容撑不破，大布袋装满东西，不是准备拿来作吹牛皮用的，不要不会装会，猖狂胡说。昨夜举扬山老人的话：“出言须涉于典章，谈论乃旁于稽古”，所以典章不可不看，看典章会有受用。我胡言乱语，拿不出半句好话来。少时虽爱看典章，拿出来只供空谈，实在惭愧。古人的《释氏稽古略》、《禅林宝训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辅教编》和《楞严经》可以多读，开卷有益。

闰三月二十六日开示

佛法教典所说，凡讲行持，离不了信、解、行、证四字。经云：“信为道源功德母。”信者，信心也。《华严经》上菩萨位次，由初信到十信，信个什么呢？信如来妙法，一言半句，都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言语，千真万确，不能改易。修行人但从心上用功，不向心外驰求，信自心是佛，信圣教语言，不妄改变。解者，举止动念，二谛圆融，自己会变化说法，尽自己心中流出，放大光明，照见一切，这就是解。虽然明白了，不行也不成功，所以要口而诵，心而惟，心口相应，不相违背。不要口说得锦上添花，满肚子贪嗔痴慢，这种空谈，决无利益。心惟是什么呢？凡有言语，依圣教量，举止动念，不越雷池一步，说得行得，才是言行无亏。若说得天花乱坠，所做男盗女娼，不如不说。行有内行外行，要内外相应。内行断我法二执，外行万善细行。证者，实证真常。有信，有解，没有行就不能证，这叫发狂。世上说法的人多如牛毛，但行佛法的，不知是哪个禅师法师，什么人都有一些典章注解，如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八识规矩颂》，乃至《楞严经》等，其中有些人只是要鼻孔，虽然注了什么经，而行持反不如一

个俗人，说食不饱，动作行为，有内行外行之分。内行要定慧圆融，外行在四威仪中严守戒法，丝毫不犯，这样对自己有受用，并且以身做到，可以教化人。教化人不在于多谈，行为好，可以感动人心。如《怡山文》所说“若有见我相，乃至闻我名，皆发菩提心，永出轮回苦”。你行为好，就是教化他，不要令人看到你的行为不好，而生退悔心，这会招堕无益。牛头山法融禅师，在幽栖寺北岩石室住静，修行好，有百鸟衔花之异。唐贞观中，四祖遥视此山气象，知有异人，乃躬自寻访，问寺僧人曰：“此间有道人否？”僧曰：“出家儿哪个不是道人！”祖曰：“阿哪个是道人？”僧无对。别僧曰：“此去山中十里许，有一懒融，见人不起亦不合掌，莫是道人么？”祖遂入山，见师端坐自若，曾无所顾，祖问曰：“在此作什么？”师曰：“观心。”祖曰：“观是何人，心是何物？”师无对，便起作礼，曰：“大德高栖何所？”祖曰：“贫道不决所止，或东或西。”师曰：“还识道信禅师否？”祖曰：“何以问他？”师曰：“向德滋久，冀一礼偈！”祖曰：“道信禅师，贫道是也！”师曰：“因何降此？”祖曰：“特来相访，莫更有宴息之处否？”师指后面曰：“别有小庵。”遂引祖至庵所，惟见虎狼之类，祖乃举两手作怖势。师曰：“犹有这个在！”祖曰：“这个是什么？”师无语。过一回，祖却于师宴坐石上书一“佛”字，师睹之惊然。祖曰：“犹有这个在！”师未晓，乃稽首请说真要。祖曰：“夫百千法门，同归方寸，河沙妙德，总在心源。一切戒门、定门、慧门，神通变化，悉自具足，不离汝心。一切烦恼业障，本来空寂；一切因果，本如梦幻；无三界可出，无菩提可求，人与非人，性相平等。大道虚旷，绝思绝虑，如是之法，汝今已得，更无缺少，与佛何殊。更无别法，汝但任心自在，莫作观行，亦莫澄心，莫起贪嗔，莫怀愁虑，荡荡无碍，任意纵横，不作诸善，不作诸恶，行住坐卧，触目遇缘，总是佛之妙用，快乐无忧，故名为佛。”师曰：“心即具足，何者是佛，何者是心？”祖曰：“非心不问佛，问佛非不心。”师曰：“既不许作观行，于境起心时，如何对治？”祖曰：“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，心若不强名，妄情从何起，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汝但随心所欲，无复对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无有变异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，今付于汝，汝今谛受吾言，只住此山，向后当有五人达者绍汝玄化。”牛头未见四祖时，百鸟衔花供养，见四祖后百鸟不来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佛法不可思议境界，天人散花无路，鬼神寻迹无门，有则生死未了，但无又不是，枯木岩前睡觉，一不如法，工夫便白费了。我们就不如古人，想天人送供，天人不管你，因为我们没有行持。真有行持的人，十字街头，酒肆淫坊，都是办道处所。但情不附物，物岂碍人，如明镜照万像，不迎不拒，就与道相应，着心迷境，心外见法就不对。我自己也惭愧，还是摩头不得尾，谁都会说的话，说出来有何用处？佛祖经论，你注我注，注到不要注了。讲经说法，天天登报，但看他一眼，是一身狐骚气，令人退心招堕。所以说法利人，要以身作则。要以身作则吗？我也惭愧。

闰三月三十日开示

这几天我没有进堂讲话，请各位原谅，我不是躲懒偷安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又没有行到究竟，只拿古人的话和大众互相警策而已。我这几天不讲话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是有病，大家都知道我体力不支，众人会下讲话，不提起气来，怕大家听不见，提起气来，又很辛苦，所以不能来讲；第二是说得一尺，不如行得一寸，你我有缘，共聚一堂，但人命无常，朝存夕亡，石火电光，能保多久，空口讲白话，对于了脱生死有何用处，纵然有说，无非是先圣前贤的典章，我记性不好，讲不完全，就算讲得完全，光说也不行，也无益处，出言吐语，自己要口诵心惟，要听的人如渴思饮，这样则说者听者都有受用。我业障重，一样都做不到，古德是过来人，我没有到古德地位，讲了打闲岔，不如不讲了。现当末法时代，谁能如古德那样，在一举一动，一棒一喝，披肝见胆，转凡成圣。我十九岁出家，到今百多岁，空过一生。少时不知死活，东飘西荡，学道悠悠忽忽，未曾脚踏实地，生死到来就苦了。汾山文说：“自恨早不预修，年晚多诸过咎，临行挥霍，怕怖惶惶，壳穿雀飞，识心随业，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，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。”年轻修行不勇猛，不死心，不放心，在名利烦恼是非里打滚，听经、坐香、朝山、拜舍利，自己骗自己。那时年轻，不知好歹，一天跑百几里，一顿吃几个人的饭，忘其所以，所以把宝贵的光阴混过了，而今才悔“早不预修”，老病到来，死不得，活不成，放不下，变为死也苦，活也苦，这就是“年晚多诸过咎”。修行未曾脚踏实地，临命终时，随业流转，如鸡旦壳破了小鸡飞出来，就是“壳穿雀飞，识心随业”。作得主者，能转一切物，则四大皆空，否则识心随业，如人负债一样，他叫你快还老子的钱，那时前路茫茫，未知何往，才晓得痛苦，但悔之已晚，举眼所见，牛头马面，不是刀山，便是剑树，哪里有你说话处。同参们！老的比我小，年轻的又都是身壮力健，赶紧努力勤修，打叠前程，到我今天这样衰老，要想修行就来不及了。我口讲白话，说了一辈子，没有什么意味。少年时候，曾在宁波七塔寺讲《法华经》，南北东西，四山五岳，终南、金山、焦山、云南、西藏、缅甸、暹罗、印度，到处乱跑，闹得不休息，那时年轻，可以强作主宰，好争

闲气，及今思之，都不是的。同参道友！参禅要参死话头，古人说：“老实修行，接引当前秀”，老实修行，就是参死话头，抱定一句“念佛是谁”作为根据，勿弄巧妙，巧妙抵不住无常。心坚不变就是老实，一念未生前是话头，一念已生后是话尾，生不知来，死不知去，就流转生死，如果看见父母未生以前，寸丝不挂，万里晴空，不挂片云，才是做功夫时。善用心的人禅净不二，参禅是话头，念佛也是话头。只要生死心切，老实修行，抱住一个死话头，至死不放，今生不了，来生再干。“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阶决定可期。”赵州老人说：“汝但究理，坐看三二十年，若不会，截取老僧头去。”高峰妙祖住死关；雪峰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；赵州八十犹行脚，来云居参膺祖。赵州比膺祖大两辈，是老前辈了，他没有我相，不耻下问，几十年抱住一个死话头不改。莲池大师入京师，同行的二十多人，诣遍融禅师参礼请益，融教以“无贪利，无求名，无攀缘贵要之门，唯一心办道。”既出，少年者笑曰：“吾以为有异闻，乌用此泛语为。”大师不然，曰：“此老可敬处正在此耳。”渠纵讷言，岂不能掇拾先德问答机缘一二，以遮门户，而不如此者，其所言是其所实践，举自行以教人，这是救命丹。若言行相违，纵有所说，药不对症，人参也成毒药，你没有黄金，买不到他的白银，有黄金就是有正眼，有正眼就能识宝。各自留心省察，看看自己有没有黄金。

四月初三日开示

《金刚经》上须菩提问世尊：“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”佛说：“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”所谓降者，就是禁止的意思，使心不走作就是降伏其心。所说发菩提心，这个心是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的，一大藏教人只说此心。世尊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，成等正觉时，叹曰：“奇哉！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。”可见人人本来是佛，都有德相，而我们现在还是众生者，只是有妄想执着罢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叫我们要如是降伏其心。佛所说法，只要人识得此心。《楞严经》说：“汝等当知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不知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”达摩西来，只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当下了然无事。法海禅师参六祖，问曰：“即心即佛愿垂指谕。”祖曰：“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”“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”智通禅师看《楞伽经》约千余遍，不会三身四智，礼六祖求解其义。祖曰：“三身者，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身，即名有身无智；若悟三身无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”马祖曰：“即心即佛。”三世诸佛，历代祖师，都说此心；我们修行，也修此心；众生造业，也由此心。此心不明，所以要修要造，造佛造众生，一切唯心造，四圣六凡十法界，不出一心。四圣是佛、菩萨、缘觉、声闻，六凡是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这十法界中，佛以下九界都叫众生，四圣不受轮回，六凡流转生死，无论是佛是众生，皆心所造。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，哪里来个十法界呢！十法界皆从一念生：一乘任运，万德庄严，是诸佛法界；圆修六度，总摄万行，是菩萨法界；见局因缘，证偏空理，是缘觉法界；功成四谛，归小涅槃，是声闻法界；广修戒善，作有漏因，是天道法界；爱染不息，杂诸善缘，是人道法界；纯执胜心，常怀嗔斗，是修罗法界；爱见为根，慳贪为业，是畜生法界；欲贪不息，痴想横生，是饿鬼法界；五逆十恶，谤法破戒，是地狱法界。既然十法界不离一心，则一切修法，都是修心。参禅、念佛、诵经、礼拜，早晚殿堂，一切细行，都是修心。此心放不下，打无明，好吃懒做等等，就向下堕；除习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向上升。自性本来是佛，不要妄求，只把贪嗔痴习气除掉，自见本性情净，随缘自在，犹如麦子一样，把它磨成粉之后，就千变万化，可以做酱、做面、做包、做饺、做麻花、做油条，种种式式，由你造作。若知是麦，就不被包、饺、油条等现象所转，饽饽、馒头，二名一实，不要到北方认不得馒头，到南方认不得饽饽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把习气扫清，就能降伏其心。行住坐卧，动静闲忙，不生心动念，就是降伏其心。认得心是麦面，一切处无非面麦，就离道不远了。

四月初五日开示

《楞严经》云：“理则顿悟，乘悟并销；事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”理者是理性。即人人本心，本来平等之性。天台宗的六即，是圆教菩萨的行位。一理即，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无佛，性相常住也；凡夫唯于理性与佛均，故云理即。二名字即，闻说一实菩提之道，于名字中，通达了解，知一切法皆为佛法，

一切皆可成佛。三观行即，心观明了，理慧相应，所行如所言，所言如所行。四相似即，始入别教所立之十信位，发类似真无漏之观行。五分证即，始断一分无明而见佛性，开宝藏，显真如，名为发心住，此后九住乃至等觉四十一位，分破四十一品无明，分见法性。六究竟即，破第四十二品元品无明，发究竟圆满之觉智，即妙觉也。理即虽说众生是佛，佛性人人具足，但不是一步可即。古德几十年劳苦修行，于理虽已顿悟，还要渐除习气，因清净本性染了习气就不是佛，习气去了就是佛，既然理即佛了，我们与佛有何分别呢！自己每天想想，佛是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人，何以他那么尊贵，人人敬仰，我们则业识茫茫，作不得主，自己也不相信自己，怎能使人相信呢？我们与佛不同，其中差别，就是我们一天所作所为，都是为自己，佛就不是这样。《金光明经》上说：“于大讲堂众会之中，有七宝塔，从地涌出。尔时世尊，即从座起，礼拜此塔，菩提树神白佛言：何因缘故，礼拜此塔？佛言：善天女，我本修行菩萨道时，我身舍利，安止是塔，因由是身，令我早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欲为大众断疑网故，说是舍利往昔因缘。阿难！过去之世，有王名曰摩诃罗陀，时有三子，见有一虎，适产七日，而有七子，围绕周匝饥饿穷悴，身体羸损，命将欲绝。第三王子，作是念言：我今舍身，时已到矣。是时王子，勇猛堪任，作是大愿，即自放身，卧饿虎前，而以干竹，刺头出血，于高山上，投身虎前。是虎尔时，见血流出，汗王子身，即便舐血，啖食其肉，唯留余骨。尔时大王摩诃罗陀，及其妃后，悲号涕泣，悉皆脱身服御璎珞，与诸大众往竹林中，收其舍利，即于此处，起七宝塔，是名礼塔往昔因缘。”你看这是佛的行为和我们不同之处，舍身饲虎，不知有我，我相即除，怎能不成佛呢！我惭愧得很，跑了几十年，还未痛切加鞭，放不下。不讲别的，只看二六时中，遇境逢缘，看打得开打不开。少时在外挂单，不以为然，至今才知错过了。在教下听经，听到讲得好的就生欢喜，愿跟他学，听讲小座，讲得不如法的就看不起人，生贡高心，这就是习气毛病。在坐香门头混节令，和尚上堂说法，班首小参、秉拂、讲开示，好的天天望他讲，不好的不愿听，自己心里就生障碍。其实他讲得好，我又学不到、行不到，他好与不好，与我何干，讲人长短的习气难除。上客堂里闲春壳子，说哪里过冬，哪里过夏，哪里茶饭如何如何，哪里的僧值如何如何，维那、和尚如何如何，说这些无聊话，讲修行就是假的了。名利两字的关口也难过。常州天宁寺一年发两次犒劳钱，平常普佛，每堂每人饷钱十二文，他扣下二文，只发十文；拜《大悲忏》每堂每人六十文，他扣下十文，只发五十文。七月期头，正月期头，凡常住的人，一律平等发犒劳钱，就有人说多说少的，这是利关过不得。一到八月十五日大请职，别人请在前头，请不到我或请小了，也放不下，这是名关过不得。既说修行，还有这些名利，修的是什么行呢？事要渐除，就是要除掉这些事，遇着境界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，眉毛一动，就犯了祖师规矩。听善知识说过了，就勿失觉照，凡事要向道上会。道就是理，理者心也，心是什么，心就是佛。佛者，不增不减，不青不黄，不长不短。如《金刚经》所云：“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透得这些理路，即和佛一般，以理治事，什么事放不下，以此理一照就放下了。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烦恼是非从何处来呢？要想修行，过不去的也要过去，会取法性如如，各人打起精神来。

四月初九日开示

达摩祖师曰：“明佛心宗，行解相应，名之曰祖。”行解相应就是说得到行得到。古人有说得到行不到的，亦有行得到说不到的。说属于般若慧解，行属于实相理体，二者圆融无碍，就是行说俱到。小乘守偏空见法身，行人惑未破尽，理未打开，所以说不到五品位后，讲得天花乱坠，行不到，不能断惑证真。而今我们说的多，行的少，这就为难了。说的是文字般若，从凡夫位说到佛位，如何断惑证真，怎样超凡入圣，都分得开，临到弄上自己份下，就行持不了，这是能说不能行。《汾山警策》说：“若有中流之士，且于教法留心”，也算好的。我们不但行不到，连说也说不到。古人一举一动，内外一如，念念不差，心口相应；我们的习气毛病多，伏也伏不住，更谈不到断了，只是境风浩浩，无真实受用。要说也拿不出来，从经论语录典章上和平时听到的拿来讲，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讲前忘后，讲后忘前，讲也讲不到。既然行解不相应，空活在世就苦了，一口气不来，未知何往，我正在这个时候了。一入梦就不知什么妄想，就不能做主，生死到来，更无用了，日日被境风所吹，无时放得下。既作不得主，讲也无用，我今多活几天，和你们说，还是泥菩萨劝土菩萨，但你们受劝是会获益的。只要莫被境转，如牧牛要把稳索子，牛不听话就给他几鞭，常能如此降伏其心，日久功深，就有到家消息。

四月十一日开示

这两天老朽打各位的闲岔，旧厕所拆了，新的未完工，各位解手有些不便。你我在世上做人都是苦，未明白这个道理变化，这里不舒适，那里也不舒适；看清楚了，总是动植二物互养。一切动物都有粪，若嫌它不净，就着色香味，在五色五味等处过日子，在好丑境缘上动念头。修行人也离不得衣食住，虽是吃素，五谷蔬菜没有肥料就没有收成。粪便是肥料，有好肥料，才有好庄稼。植物吸收养分愈多愈长得好。未等新厕所修好便拆旧厕所的用意，是要利用旧厕所的材料来修新厕所和牛栏。如果现在不用，后来用在别处就怕它污秽，若弃却不用，又恐造成浪费招因果。其实说秽，则身内外皆秽。明得此理，一切皆净皆秽，亦